

說揚州

• 黃裳

偶然從書堆裏找出幾本舊日記，都是曾經抄沒後來發還的。每本中間都密密麻麻地畫滿了紅槓子，也就是所謂「紅勒帛」，都是「英雄」們認為「反動」的所在。細看記的不過是買書經過和朋友往還。但在「英雄」們看來不是這樣的，前者是「以偽亂真」的證據，後者則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表現。今天看來，這邏輯不免有點稀奇，但在當時，「英雄」們正是利用了這些做成了洋洋灑灑的大文章，取得了「輝煌」的「革命戰果」的。

即使時間已經過去了許久，重看這些紅勒帛也不免令人氣悶。不過，有趣的地方也還是有的。例如，我的第一次遊覽揚州的經過，就是看了舊記才重新記起來的。那是1949年的秋天，上海剛剛解放，報紙復刊，我奉命到江南一帶旅行寫通訊，從鎮江過江來到揚州。先在城裏幾家舊書店看書，買了一疊明刻殘本，就雇車到平山堂去，瘦西湖與五亭橋都沒有細

看，最後站在蜀岡上遠眺，依約看見淡淡的遠山，遊人卻一個也沒有。當我取出相機想攝取眼前的風景時，從屋角轉出一個解放軍戰士。他在這無一遊人的地方，發現了一位奇怪的照相的遊客，自然不能不起疑，因為當時揚州剛解放不久，我也不知道平山堂一帶已被劃作軍事區。我取出了證件，但總是說不明白。小戰士就帶我到連部去，前面是裝着一網舊書的黃包車，我跟在車後，押陣的是手執駁殼槍的小戰士。一路行來，不時聽到對準我的背脊的駁殼槍機推動的響聲，心裏很不是滋味。心想訪勝尋幽竟落到這步天地真是比殺風景還要嚴重得多的掃興事。幸而在連部並沒有耽擱好久，就放行了。趕回城裏，立刻折返鎮江。連有名的揚州點心也來不及享用。

這就是我初訪揚州的經過。

不久我參加了老根據地訪問團，又有機會在揚州勾留了幾日。來去匆

匆，也不記得曾否重訪平山堂，在記憶裏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在富春茶社吃茶。我走過不少地方，也坐過不少茶館，但像富春這樣的地方還是第一次見到。那是一座花園，也有廳堂，但我們坐的是設在花木叢中的茶桌。茶很好，據說是用龍井、珍眉等混合起來泡的。既香醇，又經久，可以久坐。又有種種點心可吃，不能忘記的是千層糕和三丁包子，真是極好的茶食。記得那天下午一坐竟坐到了晚，直到招待所的人尋來要我們回去吃晚飯。

說到揚州，有一部書也許是不該忘記的。

《邗江三百吟》，阮元的舅父林蘇門的詩集。本來也不過是竹枝詞一類的書，但卻別出心裁，分為下列十卷：播揚事迹、大小義舉、俗尚通行、家居共率、周摯情文、新奇服飾、趨時清賞、適性餘閒、名目飲食、戲謔方言。詩題兩兩相對，稱為「類聯」。如「恥夫竹枝詞、艾堂畫舫錄」，「想發廣東財，會說西洋話」之類。詩作也不限於七言絕句，古律詩都有。題後有注，詳略不一。詩不見得好，注卻很有意思。綜觀全書，簡直就是一部風俗誌。本來說起揚州的故事，再也沒有比李斗的《揚州畫舫錄》更好的著作，詳瞻而有風趣，但這部繼起的《三百吟》卻也不弱，其記俗語方言、服飾飲食部分更能向低的廣的方向發展，注意到坊巷間的瑣屑，為民俗研究提供資糧，更是值得珍重了。《三百吟》刻於嘉慶十三年戊辰(1808)，所記是乾嘉之際的揚州土俗，正是地方由繁盛走向衰頹的時會。借此可以約略領會二百年前這一名都的風貌，不是沒有意義的事。

前兩年又到揚州去過一次。瘦西

湖、五亭橋、平山堂、梅花嶺自然都要走過，經我的提議，用了一個下午訪問了隋煬帝墓，這在《三百吟》裏就有着紀錄。

墓在古雷塘之北。明嘉靖舊志圖內尚畫有煬帝陵，近年迷失已久。嘉慶十年冬，阮中丞營葬先大夫事畢，廬墓雷塘。凡榛莽丘墟，無不步及。十一年春，於雷塘澗北三里許得之，陵土尚巋然獨高，村民呼為皇墓墩，即煬帝陵。老農尚言幼時嬉戲，親掘見鐵門隧道。中丞乃立石碑以表其處。

今天的煬帝墓只剩下一片高聳的土岡，已經闢為田壠，阮元所立的舊碑仍在，是伊秉綏寫的。

「新奇服飾」中有「長耳挖」一題，詩注說「此即俗名一丈青也。金銀不一，婦女頭上斜插之。」《紅樓夢》裏晴雯用來向小丫頭手上亂戳的就是這東西，是乾嘉間的一種時髦飾物。同樣，《紅樓夢》裏寫到的鐘錶也見於「趨時清賞」一卷，「廳上鬧鐘」注云：

自鳴鐘以定時刻。揚城趨時之家，間亦用之。近日有用鬧鐘設於廳上者，時刻周流轉換。未換之先，隱隱聲如擊柝，一換則如撞洪鐘聲。時刻之分，原以鐘聲之數為定，此鐘惟以時刻欲換之際，忽鏗鏗然如奏樂一般。鬧畢即撞，撞亦以數定。廳上乃賓客往來之地，藉以駭人見聞。(卷七)

看作者細細描摹，可見當時這是一種希奇的洋貨，不是普通富家所能置備的。「帶三針表」注說：

此亦定時刻之物也。用銅胎磁面，再加玻璃罩，內皆螺絲篆攢之，全藉法

條為準。面上畫如八卦，另嵌以針。走時罩內一望，針向某處，則知某時刻，正末幾分。洋人一針表售出價不過數十金。近日面上三針校定更準，其價更昂。揚城趨時人借定時名目，亦多於腰間佩帶，以為飾觀。（卷七）

作為士大夫中間的趨時珍物，「真宋板藏書」條云：

邗上坊肆，近日真宋板書罕覩。間有幾部殘缺者，仍是舊時藏家易價，毋惑乎得之者寶之也。曩昔藏書之家，首推馬氏。余少遊京師，校勘四庫全書，屢奉武英殿發下底本，見及馬氏進呈宋板書頗多。今其家已蕩然無復有存焉者。近年秦敦夫太史（恩復）守其先大夫西巖先生所藏，加以極意搜

羅，諒不無一二。阮伯元中丞，歷年刊刻固多，收藏不少，試問盈箱滿架，宋板耶？明板耶？真者能有幾十函耶？外此則更無論已。

這一節寫揚州故家藏書故事。馬氏小玲瓏山館的藏書到嘉慶中葉已經散盡，繼起的石研齋秦氏就相形見拙。對於外甥阮元更是不客氣地譏評，也是很有趣的事。

《三百吟》對當日風行一時的書畫家，只說到一位鄭板橋，並沒有提到「八怪」，大概因為冬心巢林等都已先後謝世，揚州畫壇老輩只剩下了一位鄭燮了。「板橋題畫」記：

鄭板橋先生（燮），興化進士，以庶常改山東濰縣令尹。晚年乞休歸里，往

揚州瘦西湖



來揚郡。字畫易錢。時人但以字之怪畫之隨意，不惜分金而換易之，而不知所擅長者則在閒言戲語題幅中多妙趣耳。

作者對板橋書畫的觀察評論是銳利而準確的。也指出了一時的畫壇風尚。同卷中說及的書畫家還有汪退谷、王夢樓、羅兩峰、趙蘭痴、陳振鸞、陳曼生，都是一時名手，約略可見「八怪」之後的畫壇陣容，已經露出了衰微的趨向了。

揚州評話是有光輝傳統的說唱藝術，見於《三百吟》中「適性餘閒」一卷裏「書場」一題記：

揚俗無論大小人家，凡遇喜慶事及設席宴客，必擇著名評詞絃詞者，叫來伺候。一日勞以三五錢、一二兩不等。此則租賃幾間閒屋，邀請二三名工，內坐方桌架高之上如戲台然，唱說不拘，來聽書者半多遊手好閒之人，亦圍坐長檯，樂聽不厭。間獻以茶，開全部大書。每說唱至三四回歇時挨坐收錢，多不過十數文。傍晚此場所積錢文俵分而散。預日用報條貼於大街巷口，上書某月某日某人在某處開講書詞，故曰書場。

這裏所記的書場，與近時幾乎沒有甚麼差別。說書人所得甚少，堂會亦不過一二金，可見今昔之異。又記揚州戲館，有新城大樹巷相近的固樂園，大東門內之陽春茶社等，都是嘉慶十三年「仿京都之式行之」者。

多年來幾度遊覽揚州，走過許多有名的地方，吃過精緻的淮揚點心，其實並說不上對揚州有甚麼深入的了解。近幾年來，揚州城裏添了不少新建築，富春也改建成酒樓，裝潢得富

麗堂皇，可是點心卻沒有從前的好吃，也失去了從容品茶的悠閒趣味，使人惘然。倒是那些未經改造的舊時小巷，還保存着往昔的風貌。曾在傍晚走入一座寺院，朋友指示，當年吳敬梓借住過的一角小樓仍在，懸想當年他就這小樓上搖曳的燭光下寫他的《儒林外史》，覺得很有意思。走出寺門，沿着曲折的小巷，聽着身邊時來時去的腳踏車鈴聲，回到借住的小盤谷去。旅寓枕上，想起了《邗江三百吟》，可惜沒有帶在身邊，不能拿來和今天的揚州對比、印證。現在摘錄原書的一些片段，雖然只是一鱗半爪，也可以窺見大致面貌了。作者寫了許多詩，可惜沒有甚麼好的，這裏一首也沒有抄。好在原書的特色不在詩而在題解，也只索罷了。

1992年5月29日

黃裳 1919年生，山東益都人。散文家，中國作家協會理事。著作有《榆下說書》、《山川、歷史、人物》、《銀魚集》、《驚弦集》、《負暄錄》、《舊戲新談》、《河里子集》等近二十種。